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雜傳記

李娃傳

李娃傳

沂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
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
者畧其名字不書時望甚重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

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為時輩推伏其
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
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
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
為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
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
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
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

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丐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俠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

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
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
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
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
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
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
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煥觸類妍媚目所未覩
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

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
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
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
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
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
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
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
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

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詆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已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索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

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
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
姥意漸急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
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醑求之可乎
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禮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
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之可乎生如其
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

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驢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過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

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議齊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

曉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第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惟獲其

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
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効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
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
其東肆車輦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
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
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
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
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

以保証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于是里胥告
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輦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
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珥衛數
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
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
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
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翼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

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
林木曲度未終聞欬欬掩泣西肆長為衆所誚益慙恥
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貽莫之測也先
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
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
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
乃泣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
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

泣及歸監問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
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
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
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
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
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
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
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

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于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縷如懸鵲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

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癩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飲客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

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因躋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殆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

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棟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

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
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
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歛衽敬
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
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
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
士爭羈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過大比
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

叅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
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
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
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
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劔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
至劔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
兼劔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敢
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

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梟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劔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

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
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
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
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
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
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

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出吳
開集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